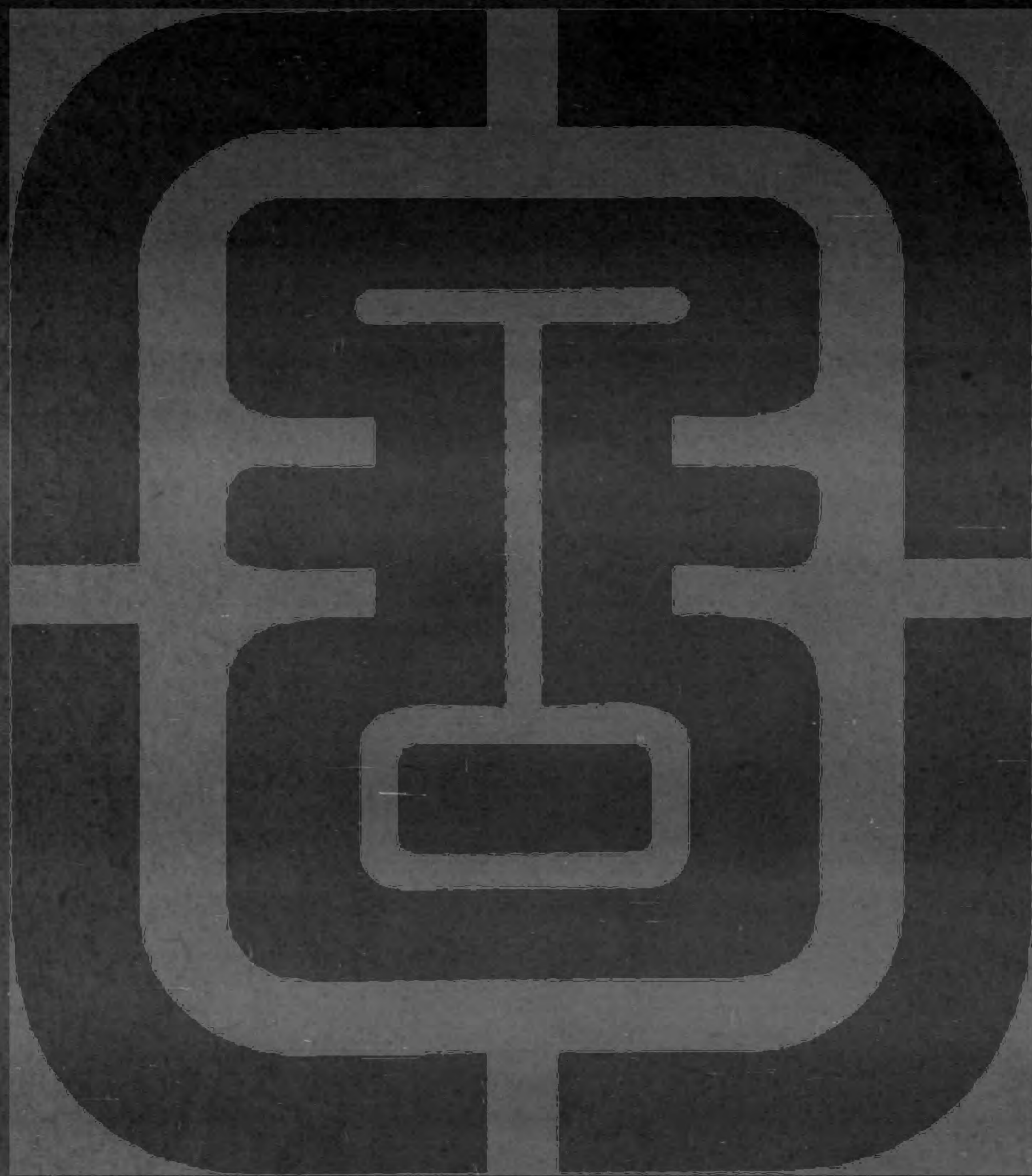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七十冊



續明道雜誌

宋宛邱張詠未

著

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邱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其田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叢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閒爲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

夏時草蔓蒙密縣亘衢路其俗褊迫儉陋而機巧語音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蛇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重出黃州者雖死兩日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黃人言此蛇不采貪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黃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羅出蜈蚣俗傳其大者表丈土人捕得以烟熏乾之商賈歲歲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邱赴黃自陳逾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焉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麪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滲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南以連辰邵等

州其山多大木由中人售版直甚賤又多以繒帛魚
羊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
人不憚也大者爲障板所謂障者編竹爲之而周以
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
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爲櫓牌兩
隅搖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
深淺謂之將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還多
乘牌所至于官府求輕稅或謂乘客牌郎爲主之亦
一弊事

蘄水縣有高鑿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
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
游倡鄰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
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
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鑿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
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
之入口卽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
人言當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
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
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
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
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而黃人呼
赤壁訛爲赤鼻

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壁畫甚
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已俸新之
工畢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

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及其時正黃門修
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
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
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滎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開封府
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
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
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怪或取土爲邱墳狀守之而

哭人以為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將取幙頭戴之有蛇出幙頭下或言蛇戴幙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賴百方誘道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某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

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黃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蠱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圻裂又有一蠱亦謂之蠱頭如剗身長尺許稍縈之即斷不倫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班竈閒亦有南人謂之錢

駝兒疑詩所謂伊威

黃州窗壁閒有大蜘蛛足長二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大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卽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份建

節制其一聯云世戴其德有狐趙之舊勲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大歎伏其著題而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窗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

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怪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玉清宮初原丁崖相令大具酒食
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飲食官
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
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
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
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以胸臆不復參考見蘇侍郎
說學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爲

論題而賈解師爲眾與傳注異時李落韻有司遂奏
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絕
似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爲客話越州鰻井事曰恬視見上井時如常鰻
鱧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客曰啓內
翰好麤鰻世謂無理誑人爲麤謾余亦數問人說鰻
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皆

與之交游爲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
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
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驗某在史
院時曾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
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歷及平上去入四聲處
莫可攷也又有周易卦圖未曾
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
而生雍婢攜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
得此學未知信否

雍此學無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
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堂之後家人大驚
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惡之而
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
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相爲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
位時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
貽永所謂沒興王附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
闊而閒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說書遣

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筭歷布筭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筭再撫之卽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與之朴卽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沐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憂自此三年當爲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璞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貺君主計曰買璞無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地界乃可焦詞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市其門盤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爲我達於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候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

學海類編 卷之九 言近
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構火投藥一粒
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
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
取餘一粒卽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甯終身無疾坐
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
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恕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
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
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前歿金亦隨葬獨公者
猶在恕言此時公尙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恕

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恕但言
公自中年後卽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卽徐步周環
約五里所日以是爲常不見別有施爲也少時服朱
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猶見
之視其頤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
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
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
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

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
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麓飯一
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康年八十餘卒茂
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
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
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飢
卽已飽生眾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祕監
食物尤薄僅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
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

某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卽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
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
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匕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
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
須眠不眠安得有夢

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蛇時
時往來人或見之

有奉議郎丁縉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

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餅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餅中以紙蓋餅口頃之聞木人觸餅紙有聲亟開視之芳酌溢餅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了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之威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

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

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邨寺中以明日程尙遠余謂從者曰雞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雞懶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

而行雞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嘗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穎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陽席帽風然天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窗風枯硯滴山雨漫琴弦亦頗幽奇

元祐中給亨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托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

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
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
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
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
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
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
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
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
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
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
曰此乃佳兆蓋聞人謂登科及也省試罷歸省榜將
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
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
卽也是歲余叨忝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

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
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
斗不覆卽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旣坐輅屋忽崩玉輅遂碎守輅
士壓死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
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
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宣麻乃是楊王改封

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爲楊府
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
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顥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
正類耳蓋閩人顥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
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
是讀作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
貪鬪幾與民爲等列然多曉田里閒事又旣不自尊
大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得

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范
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
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書弊盡革爲令多新進士不
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曉文法皆潔己求進吏民
畏仰之矣人皆以爲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所
論異於此其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意
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耳
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
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

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有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爲明畱守
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便亟
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
送府旣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
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
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
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其
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

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司之事嘗曰賢者當識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而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廳官何

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眾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會作來恐非廳官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鑿切脈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

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
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
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
不衰因問諮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
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
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吸口雖醉
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少許物使已一夕
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
亦起曰幸畱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

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
至旦略無少若几最曉音數爲余言之余亦未嘗學
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
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
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
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
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爲三黃鍾
舉而扣之爲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
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法不足

學洋類編
侍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凡遇余於陳凡病矣無幾何而卒凡有子壻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下而暖之默坐調息至氣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閒此術至妙凡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誌其閒紀黃事尤詳細刻板道院亦以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西畚瑣錄

宋

孫鑑宗

撰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尙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萍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筭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

天涯

錦堂春是小令此乃長調當是畫錦堂之訛然原調有四七字句涑水詞無專集無從考證

韓華玉汝玉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
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
東坡元豐閒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
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
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
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
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固不誣遂免
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
亦有黃可以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

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
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
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
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
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文
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故
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
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

亦其次也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
有三種儀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
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說者謂繫也祭則繫牲
則必有穿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
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鑿去
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爲鹿盧下棺以綵繞天子
六綵四碑諸侯四綵二碑大夫二綵二碑士綵無碑
蓋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
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三亦叔父所惡

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
既葬碑畱坑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
至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石碑無字而有
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
其瑟爲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子父
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箏十二絃蓋破二十五而爲
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

琴朕弭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曰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劉貢父爲舍中書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

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閒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火出木燼灰飛煙滅滅北使默無語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鼃味之美坐有一關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漢東方朔言

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上宜姜芋汝水
 多鼃魚顏師古注鼃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
 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也
 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鼃也漢都不惟食
 之宗廟獻亦用鼃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羔兔
 鼃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今日
 蝦蟆價增三倍矣

今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
 漢西域傳云罽賓以國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

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漢碑
 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
 與身皆篆李匡義資暇集曰借之書籍俗曰借一癡
 借與二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
 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啞後人更生其詞
 至三四因訛為癡集韻釋瓶音摛字酒器也古以借書
 謂借書餽酒一瓶還書亦餽酒一瓶故山谷從人借
 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還君一瓶三說可兼
 存之但惜集韻不載云瓶盛酒借書何典故也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謂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號

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宋百衲居士 蔡條 撰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也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
仁廟晚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為皇

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
 神宗當宁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
 為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
 莫不駭異未幾延安即位是為哲宗
 哲廟元符時鄧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
 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
 大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莫曉後端王繼立始
 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開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

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私語魯
 公公毋慮者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號知
 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九
 之且名之曰定命寶春宮蓋始封定王世次為九則
 宣立定之語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頷之後宗鑑
 之言信

政和開太上諸皇子日長宜就外第于是取景龍門外
 辟地以建諸邸時鄆王有盛愛故宦者童貫主之視
 諸王所居侈大為最乃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

共爲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也時遇甚懼蓋
取詩之敘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
旨意之屬在鄆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
今上果中興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
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卽位逾年卽
改元于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
號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
而威德暴天下故識者多疑以謂靖康于是爲十二

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太上皇旣北狩略不得中原問以宗社爲念久之一旦
命皇族之從行食者御手親將調羹呼左右俾出市
茴香左右偶持一黃紙包以茴香來太上就視之乃
中興赦書也始知其事于是天意大喜又謂夫茴香
者回鄉也豈非天意于是從行者咸拜舞稱慶其後
雖八駿忘返然鑿輿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
月得之于韋侯者許慈甯皇太后之猶子也頃得罪
高涼召還道過于此副車弟當得太祖錫后詔一以

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今
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五與皇后
七百與充餼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
卽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卽孝明皇后也嗚呼有以知
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閒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時
左右宦者必攜持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
棒也玉拳真直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爲組以繫
之鐵棒者乃藝祖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捍棒也

棒純鐵爾色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至今猶存恭惟神
武得之艱難一至於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爲丐
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爲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
解卽有數十百眾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
剗丐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
聞奏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乃敢中都白晝殺
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
人不勝其忿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

學海類編 卷之四 言述
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母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
日尹再登對以獄辭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于
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我靴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
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甯不妄殺人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
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爲兩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
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旣衄必自警宜少須之
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
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

發可詔天下爲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鬪
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旣多備預故卽得以殺捕矣又
自秦漢以還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數者獨漢武帝在
位五十五載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衛太子之禍梁武
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五載是二君者
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吾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
年始終若一嗚呼休哉

哲宗卽位甫十歲于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焉及浸
長立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宮中每語上彼大臣奏事

乃胸中且謂何奈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娘已處分俾
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
至是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尙時
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
能自還爲之奈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
仁未及答上于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
塞旣趨下退相視曰吾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軸
簾出御前殿召宰輔諭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
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焉上所以御諸大臣者非

獨坐變更後數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欲見譬
背魯公頃爲愚道之亦深嘆哲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爲愚道昭陵游幸後苑每獨置一茶牀列
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爲寵幸非常
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諡溫成皇后也又有老吏常
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泰陵時舊文
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
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嗚呼累聖儉德類
乃如此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嗜玩早不凡所
事者獨筆硯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閒年
始十六七于是盛名聖譽布在人閒識者已疑其當
辟矣初與王晉卿侏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
喜作文辭妙圖畫而大年又喜黃庭堅故祐陵作庭
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
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于藍者
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
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爲天人蓋多有祥兆由是善道家者流
晚建上清寶籙宮延接方士一日簾前有劉棟者上
其所遇韓真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揭取
而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上曰汝師賜汝長年而
朕奪之非朕志也當簾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異矣
可謂盛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
妃其閒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
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止及晚

皇清集續
卷之七
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對以十月二十日
寔太祖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免煩他
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
之勞就是日則免于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學道號超
脫非常一旦于死生之際未必能達變后之始終若
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與大有爲之志思欲問西北二虜罪一
日被金甲詣辭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
否曹后迎笑曰汝甲甚稱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

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心服遂卸金甲

慈聖元獻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
治平時英宗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
近密以情微諭之官家卽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
得左右一無侍御者耶宣仁不樂曰奏知娘娘新婦
始得嫁十三團練爾卽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于外

朝

魯公在北門爲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于是太上從
端邸卽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后命御

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簾聽政以皇帝聖孝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纔司國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惟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載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譸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爲官

家謂后爲聖人嬪妃爲娘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書命之首曰內侍省次直筆內官之貴者則有曰侍御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侍御頂龍兒時髻衣襜小殿直阜輦巾裏頭紫義襪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榜子集諫令渾瑊訪裏頭內臣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閒得玉矣行製而未就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一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
極是二者祐陵又自倣爲之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
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璽六璽是爲
八寶者乃于大觀戊子正月九日會受之因大赦天
下本朝禮樂于此百五十年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
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乃
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爲璽九
寸而魚蟲篆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
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璽成元會于大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乃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條赴
朝謂在殿閣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
命譯者釋之將爲答詔其表大有懽也同班諸公喜
皆迫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
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王阿舅汗黑王表上
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
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彼難得
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尺寸
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爲哄吾因曰裕陵寶錄已

載于闡表文大略同此時少文勝者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眾乃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尺赤色逾截肪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爲紐魚蟲篆文凡有十六字于是定命寶合六寶通號九寶下詔以謂乾元用九之義云內詳因齋曰日出東宮赫赫
元圭者古鎮圭也溫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所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大禮圖爲圭之太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

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長尺有赤二寸正合周尺赤傍同晉尺赤蓋晉舜廟玉尺是以知得同古尺也制有古元圭議行于世誠不誣也元圭傳乃丁晉公家物流落于市賣檐上士人王提舉敏文者以七百文售得之與宦者譚稹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物古元圭試爲朕驗之魯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謂吾日元圭之制何可考

得非雷楔耶然玉誠異常矣因置諸櫝中略不省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元圭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卽謂王制無王執鎮圭語若谷曰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盍驗之乎若谷笑手自去就櫝取圭出如吾語共數之果十有二刻始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罔不合若谷又曰伯氏乞取太常侍歷代尺度石刻來則又合矣我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具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之作

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繹謂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不滿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則禮匣錦荐色組纒藉十襲備及于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令廟焉時詔議元圭官竝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時晉州上一石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可三尺餘字當中咸大如掌其畫端楷政若人以手指

畫之者堯字獨居右而天正兩字綴行于左朝廷驗之于都堂若官監視命工磨礱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于堯字下又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若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矣瑞字其畫獨淺未與三者配則不敢更加礱于是內外咸喜謂晉陽堯都方元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內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俾魯公考驗白璧大盈尺縷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行雲龍焉赤玉器則長幾二尺兩首如棹刀頭中間爲古文殊

極精巧玉色則甚異誠雞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羨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命所謂陳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傳會且龍雲在上若植之甯不倒置矣豈非秦漢璧璫之屬乎至于赤刀寶制作非常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爲希世之珍謂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後于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同禹所錫元圭漢枳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于殿中爲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真書字玉色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

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甯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卽南郊爲治用中夜時上爲
致肅不寐至是于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旣就寢
傍四鼓矣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甯殿紅赤異常
宮殿于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鼎一鑄而成乃取祐
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隨其方爲室成九室以奠鼎命
魯公爲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輒有羣鶴幾數
千萬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羣鶴以千餘
又來雲爲變色五彩光豔上亦隨方入其室焚香爲

再拜從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漢津獻議其制
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內鼎中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
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
鼎中水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乃旋止教
上深訝焉魯公爲不樂于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
取于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水土于雄州白溝之
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爲神然
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
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爲

定鼎使及帝鼎者行亦有飛鶴之祥雲氣如畫卦之象帝乃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象拽之然行覺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閒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斬黃閒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徧野而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

金重十餘觔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觔他多稱是太上卽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爲黨故曰建中靖國寔兄弟爲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甯崇甯者崇熙甯也崇甯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元爲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元爲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爲得天之紀而漢

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虜年號改虜有先重熙年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爲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爲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爲不祥及

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明年既不應襲用前代人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爲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爲二人聖明道爲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談耳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視宰相張青絹傘盡繡鞞鞞以親

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
奠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謚朋罷還謁于瑤林苑
御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由樓
下過越燕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
之因申嚴其分乃賜二王三接青羅傘七紫羅大掌
扇二金釵花鞦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
錦爲鞦焉以壯維城之固絨是後遂爲故事蓋自政和
三年始又故事諸王不施是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

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國主始又封某
國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
某郡主某縣主熙豐朝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
作政和三年上又惡其不典或欲追述號公主爲帝
嬴郡縣主宜爲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
古特不合時宜因諭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爲
婦人之美稱蓋不獨爲姓也在我而已魯公于榻前
忽力爭上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臣乃姬姓也懼有
嫌使小人得以議耳上笑而不從乃降手詔引熙甯

學海類編
欲釐革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于
詩雅姬雖同姓考右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
主封臣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
其稱大長者可竝依舊爲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
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于是魯公退而其書于
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魯公傷弓故慮患之
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爲七等郡君者爲淑人
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
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集賢宏文史館皆圖冊之府本朝草昧至熙甯始
大備乃置左昇龍門建秘書省聚書養賢其間并三
者皆在故號三館秘閣以盛大一時目之爲木天也
中更天聖火後再立視舊亦甚偉而秘書省之西切
鄰大慶殿故于殿廊闢角門子以相通遇乘輿出必
由正寢而前則秘書省官自角門子而入班于大慶
殿下迓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之可謂清切矣以是
諸學士多得由角門子至大慶殿納涼于殿東偏世
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臥于殿陛閒

學海類編 卷二
者左右亟將呵遣詢之曰石學士也乃石曼卿仁廟
遽止之避從旁過

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書省出于外在宣德門
之東亦古東觀類云秘書省自政和末既徙于東觀
之下宣和中開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爲幸之御手
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羣臣曰世但
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勿知天縱聖學筆札之如
是也今付祕閣永以爲寶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
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時作數行經

子語又閒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傑駭動人耳目
宛見萬乘氣度往往跋云鐵衣士書似微時所遊戲
翰墨也

時又因賜閣下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帝幸蜀圖一橫軸
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竊謂御府名丹青若顧陸
曹李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
于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休咎則是舉也厥有
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書此疾首

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秘書省號三館祕閣寔育才

學海類編
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某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
衛士宿直寓舍反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俊宿衛
士則慮其終日端閒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
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乃宦者爲之也
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
燕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使
乃儒士爲之寔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謂用倡則君臣
亦不合禮始改爲女童隊小兒隊于是樞密使親王

宗室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

閣門官有東上西上閣門使號橫行班後改左右武大
夫然任上閣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閣門知西上閣
門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喝後改宣贊舍人而閣
門宣赦書曰麻舊制則皆爲吟哦之聲政和閒詔除
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
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
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

五更已滿將曉之時則又謂之旦至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殿鐘鼓院于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槌鼓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侍祠于宣和殿深疑之禁常備聞之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夕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也因為故事非也蓋乾德閒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

而始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于前代爲綵山峻極而對峙于端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鑾司共主之崇甯後有殿中省因又移隸中興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年尹開封乃于綵山中閒高揭大榜金字書曰大觀與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爲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于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

學海類編
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草使
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付封出宣押當直
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
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
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卽位以來尤深考慎雖
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
也及晚歲雖倦萬機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
親札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
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

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
凡掖庭宮嬙歲給帛多綵色爾遇支賜俸絹應生白者
多卽一束十端必閒有一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
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
庭則內用絹白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也春
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爲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上
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
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記述
巧矣又賜臣僚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數
至滴粉縷金花爲最則倍于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
也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
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古龍涎事中又至
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
苑東門之庫內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
一二廣州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鳩
乃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于是親筆爲詔謂取

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當有支遣此皆前代殺
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
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
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
之用心也

國朝故事三省樞密諸房吏分陳其應行事訂諸官長
粗以爲當則宰輔于是共議于都堂而可否之事目
已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而
宣付于外焉其約束之辭大致悉吏文也獨大觀戊

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陞班行寶刑名寬黨錮凡數十事以事體既重方賴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時多出魯公之手故獨爲國朝之盛事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遇天子壽卽學士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啓建道場錫罷散花宴及壽節日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學士待制赴尙書省班屬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隸外省班自屬閣門號稱內朝官又曰西班官則儒者清貴其爲世之榮如此始熙陵時親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事以賜承

旨蘇易簡及秦陵朝魯公亦爲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因奏請第摹玉堂二字榜于翰苑之正位爲儒林之榮制曰可于是錫上碑燕近臣館閣畢集天子寵賚非常有逾故事爲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爲北門承旨時翰苑偶獨負當元符末命召入內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喪事在祕密獨學士與宰執而已于是知樞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叔父文正公爲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筆而授公焉魯公後每曰始覺儒臣之貴也

學治類編
言述
祕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時集以爵爲位叙元豐中魯公爲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爲給事中時青瑣班紫微上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爲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以爲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羣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後殿曰延和曰邇英二小殿乃有賜坐儀旣坐則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于

延和告免禮畢召丞相陞殿是也邇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乃讀讀而後講講罷又贊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樞密院故事樞密使在院延見賓客領武臣詞訟必以親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鐵方尺二寸于領事案上蓋國初武臣皆百戰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請故爲之防微

宣和四年旣開北邊度支異常于是內外大匱上心不樂時王丞相旣患失遂用一老胥謀始爲免夫之制

均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爲之垂涕一日爲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人惠養元元澤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寶走商賈未嘗及農甸今大臣于窮百姓口中飲飯碗以取州錢地勿取也上亦悔亟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自是作俑故動敷田畝因習以爲常不得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榜以備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正餘六

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勅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切黼遽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時始武臣皆不喪其父母至仁廟乃詔崇班以上持喪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持喪者聽當是時雅愜眾心小使臣往往喪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變風移今罔睹不願持喪者

辛酉四月二十七日校於藏園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宋初居士 蔡條 撰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建命字儀典甚盛是日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於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樂典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

爲之此均也變徵或云殆始于周如戰國時燕太子
丹遣荆軻于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
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
呂陰陽旋相爲宮則凡八十有四是爲八十四調然
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均韻矣孟子言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
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勑作之也哉唐開元時有
若望嬴法曲者傳于今寔黃鐘之宮夫黃鐘之宮調
是爲黃鐘之宮均韻可爾奏之乃么用中呂視黃鐘

則爲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于黃鐘宮調閒用中呂
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改和閒作燕樂求徵角
調二均韻已不可得有獨以黃鐘宮調均韻中爲曲
而但以林鐘律卒之是黃鐘視林鐘爲徵雖號徵調
然自是黃鐘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鐘以林鐘爲徵之
均韻也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餘凡謂之徵
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然二調之均韻幾千
載竟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古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世率不能全其克諧

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補入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爲笙陶乃埴也遂埴簾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爲響配故鐵方響皆奏之亦甚詔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政和始玉輅始作自唐高宗由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搖頓仁廟晚患之詔勅爲一輅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于寺門命有司按行于通衢親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聲如牛鳴不肯前眾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

廟未幾登遐而不克御前新輅也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祀益思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創之乃更考古制加以嚴飭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朝會有司宿供張設輿輅儀物于是大慶殿下新輅在焉遲明撤去幕屋壞遂毀玉輅爲之碎因殺傷儀鑿司士數十人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輅以奉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敵人然地遠不得聞厥詳舊輅之神能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玉輅者乃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尙黃蓋自隋暨唐譌而爲青疑以爲玉也色青此因循謬爾政和開禮制局議改尙黃而上曰朕承此輅郊而天真爲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乃仍舊貫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輅尙至今譌也

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茶湯罷于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人以班福甯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

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綃金鬚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坐燕于殿廊之右此儒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中皆著石位日月引班則各有行綴首尾而趨就曰位旣謁罷必直身立伺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邐而去謂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宰相將近臣與執事而已故儀矩使習脫在外侍從常爲守帥因事過厥還朝若學士待制職大名則便當入綴本班然帥臣在外以尊大自慣乍入行綴又况清禁嚴肅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內從臣共

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邊功賞無官可遷時當
宁意嚮有魚水之懽遂以玉帶賜之其錫乃排方玉
帶也排方玉帶近乘輿所御于是魯公惶懼力辭不
能得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謂唐
人有此遂奏請改制爲方圍帶而佩金魚焉弗惟不
敢近乘輿且諸親王佩玉魚亦有例上始可之由是
悉爲故事諸王佩玉魚乃祐陵朝所勅
政和閒魯公以師臣爲建明堂使旣考成因進呈而奏

曰臣已位極人臣矣矧罔功詎宜賞也第羣下之勞
日覲覲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竝次第
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由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及
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况爲之使而澤不浹豈
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無辭而魯公懇請不已
上不得已于公姑可之乃自召公輔共議所以待魯
公者卽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若祖宗以來有是
故事臣亦拜受今旣創作苟受之卽他日賞臣將何
以爲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不可是聖恩之隆異適

所以禍臣且臣行年七十願畱以爲贈也上察公之誠嘉嘆不已曰卿旣如此容朕作禮數盡于是三辭恩數批答乃親筆褒諭天語甚美而始俞焉兩國旣許罷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傘塗金從物塗金峯異錦韉馬前圍子二百人大約皆親王儀禮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圍子者凡朝請使但止于皇城門外蓋慎小人之疑謗時多公之得體也至于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光則不敢辭于是三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爲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甯中初除二人皆隱逸起蔡寶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出用其學行修飭召呂瓘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仕數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入侍經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

大觀政和之間天下大治四夷向風廣州泉南請建番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箕子故事高麗蓋箕子國焉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矣昔

昔吾先人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區區
其閒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
進用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滿懷
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爲顯官俾以
應朝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
出濺濺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番子凱
歌還懽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觴搖人北面
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樂以詞曲進公後
不取焉政和初有江漢朝宗者亦以聲獻魯公詞曰

昇平無際慶公載相業君臣魚水鎮撫風稜調燮精
神合是聖明房魏鳳山政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按
錦轡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丹陛常注意追念祐陵
元佐今無幾繡袞香濃鼎槐風細榮耀滿門朱紫四
方具瞻仰師表盡道一夔足矣運化筆又管領年年
烘春桃李時兩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喜爲將士進
呈命之以官爲大晟有製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爲歌
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相中秋坐上作
聽琵琶詞爲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鎖春風悄無

學海類編 卷之七
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爲製撰時燕樂初
成八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壽星明
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收風細細
雲疏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烟
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
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
功六樂初調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
內加別勅重開宴未央宮裏時天下無間邇遐小大
雖偉男髻女皆爭氣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向風

屈膝請命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慶
祥瑞可謂昇平極盛之際其後上心弗戒羣璫用事
自建儲後君臣多閒伯氏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
罪幾死于是魯公束手有明哲之嘆矣蓋自七十歲
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繼開邊小人爲政以致
顛覆惜哉可爲痛心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
追嘆爲好時節也故書其始末以示後世云

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祕書省六出論題于九經
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

通爲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天性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爲之也頃聞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試卷去不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華邁之敏妙爾蓋六論猶足世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而坡不得出處對案長嘆且日子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吾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由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復見

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榜號特奏名本錄潦倒于場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遠而罕砥勵者又凡在中末之敘得一文學助教之目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後時有援例力訴諸魯公丐更一任魯公笑而謂之曰汝一任矣世至今遂以爲口實也

國家初沿革五季故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因循至熙甯制度始張于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置一

司勅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式也吾嘗白魯公切謂爲治恐勿在是然自熙豐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勅令未終成政和甲子有告人殺其父天府獄具矣祐陵與魯公深恥之不欲洩第命于獄賜盡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洽君相日憂勤以政化爲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父來府言吾出外久聞有人妄詐吾子之殺其父者今不見我子何往懼有司之枉殺我子也果若何于是天府大窘時魯公頓以退閒而尹屬皆屢易而乾坤時寢

大醉鄉矣遂厘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號百子帳者虜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神廟時慨然有志于四方思欲平二虜乃詔新作百子帳將頒諸輔臣未就而秦陵繼之又勿及賜至太上崇甯閒工人告落于是魯公暨執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華盛焉爲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悖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

之于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多洩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爲我患者虜援也當是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于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虜大軍來則無餉單師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古挺與刃而後言擊滅之哉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破而天下始大一統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屬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自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如雨至不避也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焉其後虜人有使于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而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人多服其言

眞廟時澶淵之役與虜講和後命輔臣各具上其備禦策上曰朕求文臣討議因自爲之畫付卿等可面授諸將也大致以眞定爲本虜若犯河閒則中山策應

保塞安肅擣虛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閒策應保塞
安肅亦擣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閒保塞
安肅悉擣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虜果
送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閒中山皆擣其虛而真定
大軍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銳然後真定大軍悉力
要擊之此真廟之親爲圖者甚悉又神祖朝益修武
備邊防雖糗糒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糒
新舊以相易且曝之焉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
朝規模宏遠皆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

皆阿諛後進而握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宦人略不
知前朝區處用心貽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
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也

西羌唃氏久盜有古涼州地號青塘傳子董氈死其子
弱羣下爭強遂大患邊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尼結
鬼章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元豐末神廟詔
諸將人多零丁俶擾土土旣擅其國則彼用兵之際
若旌弋之屬豈無獨異其狀者宜募猛士如能殺之
或生捕得若有官雖白衣竝拜觀察使不半載有裨

將彭孫者果臨陣躍入斬之人多零丁以其首獻詔
拜彭孫觀察使于是鬼章之勢孤未幾亦生得屬元
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祐陵焉擒鬼章之功蓋多得
一時名臣文士歌咏因大流播然世獨不知斬人多
零丁此青塘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常言將聘大遼赴其
花燕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
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展狀爾俄于烏
皮閒時露一二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熱乃

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而每哂之吾卽答曰
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帝以黑氈覆七人
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類是乎罔然未識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尙書鄭居中
使遼人魯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則無及當
是時上密報魯公則以有覘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
而始俄而國亂有董龍兒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塞
之裨將且函其首來于是天意盛欲興師賴魯公力
請而格時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沈建宣和初事益迫

魯公語洩爲伯氏得而愬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
兵又將命元帥內外爲大懼師垂起而狂寇方臘者
作連陷二浙數郡適得傾兵旅厘克殄平上亦深悔
此舉因罷海上結約會童貫平方寇旣歸與王丞相
黼生隙黼大懼旣患失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宣和四
年夏不謀于眾兵乃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
爲上力丐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于是魯公
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甯自甘閒退今臣子
行臣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

請則以效括母之語伯氏吾將哭師矣及後燕山告
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
不知通有覲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喜見顏色曰太
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穀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
伯氏之歸也及後北方寒盟上爲大懼宦者梁師成
自抱前後結約文牘于上前上顧師成曰北事之起
他人皆誤我獨太師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須問他
否師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嗚呼使羣
小人不阿罔則宗國豈至是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

北伐又或傳公之詩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書其略他盡見吾頃著北征紀實二卷

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伯氏繼之兵引去纔次夕所謂宣撫使認旗二為執旗者懷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師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于廳事上龜大如錢蛇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師再拜納諸大銀匳而置城北樓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死矣識者咸知其為不祥

靖康末虜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河陽守臣

遁去而河陽潰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

大河皆可涉也虜遂比而追之皆若導之而過河焉

吾得于避寇之親嘗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後魏

爾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大抵患在計臣之

左謀而俾小人因得歸于時數甯不痛哉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

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為駐節而

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

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曰
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
一擲則百錢盡面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
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
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歸當償謝神始贖
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歸師還乃贖
取錢與郡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詔封廟
曰靈順吾道過時夢甚異之得是事于其父老云
熙甯十年交趾無故犯鄙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

民係虜其子女朝廷爲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
內侍李憲行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甫
亦罷矣于是吳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帥
郭宣徽遠而副以文趙鼎征焉合西北銳旅暨江淮
將士多至十餘萬輜重轉輸不在也及入蠻境先鋒
將苗履燕遠徑度當良江一擊散走其賊眾擒其僞
太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遠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
二驍將于燾下賴禹救免因屯師于蠻地不戰者六
十餘日大爲交人慢侮遠第遜辭僅取其要領且納

賄得還報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于是十
萬大師瘴癘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命
窮治厥由久之乃得吳丞相與達書札曰安南事宜
以經久省便爲佳蓋達承望丞相風指因致坐斃事
未竟會吳丞相以疾薨于位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
當大觀之初吳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侔者以同妖人
張懷素有異謀皆賜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天
之所報云嗚呼執事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慎哉
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
入坐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否而魯公時在
翰苑爲承旨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凌公也一日詣
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侍從官
在客次大臣者既捨轡卽不還家徑從斷事所而下
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褫其公裳特
易以道服而後出魯公方趨上適遽見之則急索去
于是章丞相作慚灼然而語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
罪矣然願少畱公曰某待罪禁林寔天子私人非公

僚佐藉人微顧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接公
目使畱政懇到會薦湯而從者以騎至故公得拂袖
因臥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廟覽
公奏深多公之得體亟詔釋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贖
銅七觔仍命立法以戒後來自是魯公終章丞相之
在相位而不以私見也噫前朝侍從臣卓爾風立乃
如此後來罕見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歲卽改元紹聖哲廟既親政首
拜章丞相惇右僕射故事拜相遣御藥院內侍一員

齋詔宣押赴闕章丞相後見魯公論宣召事因曰大
有破除也蓋前朝召大臣如齋詔內侍遇所歷郡縣
凡土產名物大臣必以書遺之號書送者次第至闕
乃止獨章丞相能知此故事其故也後魯公自錢塘
復太師而召上曰御藥院皆老班懼溷擾卿特選命
四方館使童敏此朕親信俾齋詔仍以御筆手書十
幅來意魯公不得力辭時公遂遵書送故事亦特厭
勞費笑謂吾曰賴吾得章丞相語尙有此後人宜不
復知前輩故事矣

上清儲祥宮者乃太宗出藩邸時藝祖所賜予而建也
中遭焚燬神廟時召方士募人將成之未就及宣仁
高后垂簾乃損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詔東坡公爲之
記而哲廟自爲書其額後泰陵親政元祐用事臣得
罪遂燬其碑又改命魯公改更其辭魯公時爲翰林
學士承旨也于是天子但置局于宮中上璫數人共
主其事號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則供張甚盛肴核
備水陳陸列諸香藥珍物公食罷輒書丹于石者數
十字則止必有御香龍涎上尊椽燭珍瑰隨錫以歸

凡百餘日碑成既出而金填其字人因爭取之一本
售五千焉得數百本分賜羣臣餘詔藏之禁中吾嘗
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爲學士時抄國史仁廟命賜
黃封酒鳳團茶等後入二府猶賜不絕國家侍御儒
臣類如此

大觀之前吾竹馬歲與郡兒戲適道文太師韓侍中語
纔一吐則翁老長者輩必變色以戒曰小後生不得
亂道當是時去二公薨已數十年猶凜凜然尊嚴使
人尙敬之若神豈非朝廷崇養其望至是蓋不若是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雜錄 二
無以表天下一其信從者其祖宗之深慮也及後所謂大臣國事既不克自重時吾已識事矣則但觀朝野日驚黨仇更相反覆于是士大夫進退之間獨驅大馬牛不翅若使優兒街子動得以指訕之會不足以備緩急私竊謂體貌輕重而然乎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聽索而後供此禮舊矣獨菜羹以其音頗類魯公姓諱故迴避而曰羹菜至今爲故事

國朝禮大臣故事亦與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誕日必差

官具口宣押賜禮物其中有塗金鐫花銀瓶四此盛禮也獨文潞公自慶歷八年入拜後厥至紹聖歲丁丑凡五十年所謂閒鍍銀花銀盆固在遇其慶誕必宣羅列百數于座右以侈君賜當時衣冠傳以爲盛事國朝之制待制中書舍人以上皆坐絨雜學士以上遇禁烟節至清明日則賜新火往往謂之決行家者味爽多就執政侍從之門茶肆民舍取火蒸燭執之以燒纔未及寸殊有權也吾家隆盛時出則聯騎列十三狨座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門戶被天遇殊絕政

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陸贄爲陸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後兄弟盡蒙用家人禮而以行次呼至于嬪嬙宦寺亦從天子稱之以爲常也目仲兄則曰十哥季兄則曰十一吾亦荷上聖呼之爲十三而內人又皆見謂蔡家讀書底嗚呼無以報且奈何釋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由來向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築堤初界水之通宮苑者偶橫阻得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悉爲魚鼈矣時給事中許翰樹老語魯公頃熒惑入大江有謝中美者謂後三年都邑必

大水今驗矣魯公因語吾使訪其人且久一日原廟屬行香吾適待罪從班而待制綴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儂進吾後謂吾曰曩求謝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領之班退亟邀謝中美歸舍焉當是時世事亦可慮狂妄每私憂過計得見中美喜因共商確天官事中美自謂由唐以來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學大抵本太史公天官書而占以洪範太史公天官書者譬世六經視他天文猶百家耳款叩中美中美曰他占類不足道

獨大觀四年彗星逆行從閣道入紫宮再歸帝座此
可畏者吾問占驗果若何則曰彷彿漢中平末也卽
呼主書吏開櫃取東漢志來因共視之見殺宦者易
宥農而獻帝流離事吾大駭懼中美則以手摩拂書
冊而言不必盡然要槩似之又問其期曰壬寅時辛
丑春也吾更汗懾及壬寅不驗則曰當在乙巳後乙
巳遂驗云又當癸卯歲中美監染院罷誼部投資州
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願公自愛天下將亂矣獨蜀
中良後甚足終吾之賤齡焉未幾虜人果寒盟有詔

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寺其後兩宮北狩僭偽出天
下亂于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帖泰當中興睢
陽時許翰崧老者適拜副樞而吾貶萬里外聞之謂
翰必能薦召中美爲中興用矣吾常聞中興之入載
有劉公寶學子羽來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吾與同
處博白始能道中美旣罷資州厥後死矣亟問其子
弟劉公曰無兒其書亦不傳焉今世略得其緒餘者
獨襄陵許翰崧老次其粗則我也惜哉

崇甯閒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由寢殿北過後殿西

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殆曉覺之
有司罔測時魯公當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儀鸞司有
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亟
捕單和來凡三日得于雍邱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
得其由蓋和善飛梯爲儀鸞司第一手常經入禁闕
供奉頗知曲折是夕以繩繫橫木號輓梯云

孟翊有古學而精于易魯公重之用爲學官常謂公言
本朝大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
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

樂屢止俾勿狂大觀三年夏五月天子視朔于文德
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羣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
解釋如平時言以笏張圖內唐突以獻上亦不樂編
管遠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稍
更易當是時人疑孟翊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
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興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心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者
謂之曰汝于大相國寺遲其開寺時持吾命八字往
卽講卦肆徧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

官如言至歷就諸肆問禍福大抵常談盡不合末見
一人窮悴藍縷坐諸肆後試訪曰浙人陳彥也直省
官笑之黽勉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
子命也直省官大駭狼狽走歸不敢洩翌日還白端
王王默然因又致飭汝遲開寺宜再一往見第言我
命必更隱于是直省官乃復見彥具爲彥言彥復咨
嗟久之卽藉語顧直省官曰汝歸可白王王天子命
也願自愛逾年太上皇卽位彥亦遭遇後官至節度
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夫
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
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
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
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
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雅富貴之由徒足發
賢者之一笑耳大觀初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
內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
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于

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
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至年十
七八當春末攜妓多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
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大水中浸而死
蜀人謝石宣和歲壬寅到輦下以術得名善相字使人
書一字卽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應如響遂得榮
顯時宣和七年亟求歸臨別語吾曰石受恩者至今
以武弁獲美官猶衣錦念無以報公德惟有相字之
術誠無人獨可以傳公公其受之時吾得罪併蹇自

揣決不能慎口誨果更資以吉凶他術是益取禍故
謝之不肯聽後又語吾曰自是天下其亂矣獨蜀猶
尙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中相見吾
更默不敢答未幾流貶頃中原傾覆後二十有一年
吾在錦城因故人有帥成都者得寓書遂與石通寒
溫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乎然巧發奇中殊有
權故時疏其二三事于後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帶
者書一庚字以問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帶也然
我知其人三日內便出果如期出魯公知而召之焉

書一公字石曰公師位極人臣福壽若此不必問所
問吉凶但表某微術者公師當少年時常更名爾魯
公笑而頷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烈雖伯氏樞府爲
長且亦不知也太上皇聞而密俾之常爲書一朝字
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吾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
知石曰大象天甯節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
日也豈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見石有問轍中且令中
官索東宮書一字來乃以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
子也左右爲大懼上詢謂何石曰太字點微橫此必

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字耶上以金帶賜之
後聞石貶官在城都時國步適艱難詔天下科舉分
路類試而四川諸子萃于錦官石曰吾能知蜀中魁
也且亦知試題于是儒生之好事者焮釀金錢若干
俾石書所試題又書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緘識之及
榜出取所書開視無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間
意所求望與人決禍福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橫罔
測今歲益久矣不知其存亡也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爲試場方考一

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爲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
焉寺屋旣雄壯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牆而後
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于都人
上下唱言燒得狀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焦韜也
政和末王安中驟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曰
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詞耶安中答適一番官
誥命爾鄭丞相曰若是君必入政府居中間前輩言
入紫微爲舍人首草番官誥詞者號利市必預政柄
居中當時亦是蓋數已驗君其入二府乎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
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
果下建鄴及政和之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
風流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金人敗盟豈亦逼迫之
兆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
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
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
及後女真亂華州郡酋長皆佩金銀牌爲兵號始悟

前兆何不祥云爾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閒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
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嚙人也于
是家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啓戶出寢號曰黑漢
由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爲非者逾歲乃止此吾行
志所謂黑眚者也不數年黑衣寒盟遂犯中國兩都
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虜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取道由咸
平縣時不欲殺大臣而使若賊殘之者及中興之後

僞楚張邦昌先出居長沙後以罪賜自盡焉黼死于
輔政邨邦昌死于平楚門下官舍

僞楚張邦昌始位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
山閒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
自燕山來受虜封冊乃藉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
夢僞齊劉豫者爲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
答其拜又嘗夢拜釋氏爲之起因獨自負遂果于僭
然二者皆不克終也如夢兆胥蠻世或有之至吉凶
則由乎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

人所以不貴乎徵夢吾得之邦昌之二姪豫之鄉人
王寺丞忠臣云

四月二十八日雨窓校訖沈州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宋 蔡條 撰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揖讓得天下平僭亂大一統當
其為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纔歸第則亟閉
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莫
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為常故世議疑
有若子房遇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家人
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

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謂尙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報大懼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寶垂至始求于鉉焉鉉曰彼昔爲鉉也門弟子然時異事殊勿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于是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毋卹其不聽鉉始諾之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來首不見開卽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鉉居以求覲鉉立于庭下鉉徐出座上文寶拜竟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

之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閒慢廢後勿復來也文寶方力詢其所欲鉉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默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輦下時于士大夫閒得此不爲熱鮮後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尙義風凜凜如許是宜不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故也有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魁雙乃求朝士之有聲價者藉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張得函啓緘喜曰君果多聞

耶又能敵吾飲吾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吾也
遂命酒共酌三十餘杯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略不
爲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
當爲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
書曰吾衰病不如者音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
探一卷來吾爲子誦焉士人曰諾卽櫃中取示之偶
儀禮也以白張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
其言張乃琅然誦且如流士人于是始駭服再拜端
公真奇人也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
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
聞遂爲西羌敗吾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焉朝廷深訝
龐公擅興而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溫公之賢終略
勿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然龐公
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免嗚呼龐公其真宰相上接
古人千載之風矣

鄭尙書昂老先生也魯公甚聽愛坐漏吾狂妄語獲戾
竟老死鄉井頃爲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

學海類編
三
未_三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爲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之
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
除節度宣徽景陵三使而包孝肅公爲中司擊焉其
白簡苦劇駭人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
實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
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曰人之有玷缺者必
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人臣立節要使後
世著聞若此始近諫諍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而後
每書紳以誌也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復
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寤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韓
魏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富丞相
丁內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于是制詔以
英宗自團練使爲皇子封鉅鹿郡公幾年仁廟登遐
英宗卽位日以悲傷得疾國步方艱萬機懼曠而慈
聖光獻曹后因垂簾視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
時旱甚乃緣故事請天子以素服出禱雨當是時都
人爭矚目懽呼大慰中外魏公遂得藉是執奏丐歸

政天子后許矣未堅也一旦魏公袖詔書簾前曰皇
太后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施行
后未及答卽顧左右曰撤簾后乃還宮時鄭公方樞
密班繼執政而上將奏事則見簾已捲天子獨當宁
殿上矣既下而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懼不合則
歸政未有期其後熙甯中魏公薨于鄉郡而鄭公不
弔祭識者以爲盛德之歎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仗至深忽一旦爲人發其
私書介甫慚于是丐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中

使宣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其
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再登舟而元
澤爲從者誤破其頰面瓦盆因復命市之則亦一瓦
盆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金蓮
華濯足大異矣我^吾得之于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甯末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
天下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
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
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下一指沈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
更下一指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隙
云及魯公久位公台厭機務勞自政和後蓋數悔嘆
亦患才難網羅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將門出相
我閱人多矣罔敢不力且略無可繼我者天下事將
奈何既莫肯爲之計至叩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老
志因舉二人皆宰相也李森李彌遜公大喜于是亟
召用之又不慰公意是後日掣其肘竟付託失當俄
羣小用事公有志勿伸而淪胥矣此吾備聆公語目

其事亦傷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修短大略多驗大觀初有詣都
省投牒訴改官者魯公召上廳事曰改官非難當別
有驛進用徑入待從行綴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
模稜能當卒致身輔相吾笑之而魯公不以爲憾乃僞
楚也

魯公以崇甯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路達王之
達爲中書侍郎也未幾魯公復相而達被黜時堂中
諸吏咸祖于門達曰諸君何患達年未五十太師六

學淵類編
十歲人矣俄而遼物故魯公復相常嘆息每訓吾曰
達白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耳可
不戒哉

呂司空公著生重才亦異常人也當元祐平章軍國重
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娘鎮寵召過闕呂司空邀魯公
詣東府列諸子侍其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閱人
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據
此座願以子孫託也魯公後每謂吾言惜以黨錮事
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謂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

一日呂公之孫好問來因爲道之而好問曰頃魯公
居崇班時祭司空文蓋備之矣于是相與得申其契
好噫前輩識鑑類多如此

魯公字量過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已賜輔臣侍
從宴故事公常簪御花早集竟時有旨宣侍臣以新
龍舟而龍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焉至魯公
適前而龍舟忽遠開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墮于
金明池萬岷誼駭卒然召善泅者未及而魯公已自
出水得浮木而憑之矣宛然神助既得濟岸入次金

方一身淋漓蔣公穎叔之奇信公曰元長幸免瀟湘
之役魯公顏色不變猶拍手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
游一時服公之偉度也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蔣時
爲翰林學士云

魯公拜維垣親客來賀公略無得色且笑語猶常時因
語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極人臣則亦可
人所謂骰子選耳人閒榮辱顧何足筭骰子選者蓋
自公始爲太廟齋郎登上第調錢塘縣尉縣歷內外
而後至太師也足見公之度

頃客爲吾言靖康末有避難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
舍主人風神甚遠卽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諸
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
起乎眾爭爲言于是主人嗟惻者久之曰我父子乃
仁廟朝人也自嘉祐末旣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
聞但知有熙甯號他則不審校今爲幾何年矣客又
告以本朝紀年次第主人但頷而畱數日伺知賊退
乃出山散去吾聞客言胸次爲豁如者經夕且此中
主人定不知世閒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之罪

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宮祠歸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過新開湖睹魚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得一艇來戲售魚可二十鬣小大又勿齊問其直曰三十錢也吾使左右如數以錢畀之焉去未幾忽遙見漿艇甚急飛趨大舟矣吾與公咸愕然謂此必得大魚乎將喜而復來耶頃已及則曰始貨爾魚約三十錢也乃多其一用是來歸爾魯公笑而卻之再三不可竟還一錢而

去魯公喜吾時年十四矣白魯公此豈非隱者耶公曰江湖閒人不近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之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號士君子又從騶哄坐堂上曰貴人及一觸利害校秋毫則其所守未必能盡如新湖漁人也故書之

劉尙書廢法家也崇甯閒爲大司冠一日來詣東府見魯公公時在便坐與魏先生漢津對因延劉尙書弛公服卽燕坐焉劉公立不肯就位責魯公曰司空僕射寔百寮之儀表也奈何與黥卒坐對廢竊不取願

退魯公大笑亟揖漢津曰先生可歸矣自是劉公不肯與漢津並見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甚禮之當是時侍從之臣猶強正而宰輔之上能涵容風俗如此乎此吾親見也

林中書彥振攄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于几筵坐上時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徐察非是彥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孤中一孤尤耄而白且解入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

見殺必厚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勿合罷而北征將興上積聞攄殺狐并使虜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伐事爲黼阻罷遂落節鉞而歸使虜者始聖旨與遼人聘問往來虜使至我則閣門吏必詣都亭驛俾使習其儀翌日乃引見懼虜鄙不能乎朝故也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閣門吏來但說儀而已不必習而見攄時奉使至虜而虜至已驕縱則必欲令吾亦習其儀也攄不從因力強不可于是大怒絕不與飲食我雖汲亦爲虜以不

潔汚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擁攄出從者泣攄亦不爲動既出卽郊野乃視攄以虎圈命觀虎而已且謂何如攄瞋目視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耳何足畏人虜素諱狗呼聞之氣阻攄竟不屈還

蔣八座猷賢者也常爲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上賚魯公以女樂二人蔣公曰唐李晟馬燧用武夫要寵私晉魏絳寔陪卿以和戎得金石公出口今大儒蓋自周公作樂制禮方致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焉魯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

聯姻戚里後大闢第開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蔣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蹙額而唁吾曰約之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幾死而已禍亂後痛始定每懷蔣八座語君子哉

辛酉四月二十八日午後密雨不止坐園中又竟此卷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宋百衲居士

蔡條

撰

范元寔吾所畏友名溫然不護細行吾以時事議勉之
元寔怒曰吾不知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
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以王莽日事沽弔是誰倡
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常與吾論時勢及開
元天寶之末流元寔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
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
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寔元寔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
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嚙不下爾元寔亟持其
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寔爲其寵妾紅鸞
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
乏人

伯父君謨號美髯鬚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顧問曰
卿髯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置之于外乎君謨
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
遂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相去適有閒凡事如

此

童貫彪形燕頤亦略有鬚瞻視炯炯不類宦人項下片
皮其骨如鐵王黼美丰姿極便僻面如傅粉然鬢髮
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
也吾識黼于大得志時魯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于
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
首恃奧援父事宦者梁師成蓋已不能遏

翟參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雖談笑歷歷
皆可聽然不妄吐也政和閒爲給事中每見殿庭宣

贊稱不要拜上殿祇候必咄咄曰不要拜此何等語
旁問之君俾爲何言乎公巽曰宣贊有旨勿拜時蔡
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外省安世位公巽之
上而應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人必交闢之一日
辭屈于是嘆曰遂厄于陳蔡之間嗟乎

范滂元寔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常爲吾言孫皓曰
昔與爾爲鄰今與汝爲臣勸爾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武帝悔之及陳后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
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皆一種降王就

中後主真駁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叟賢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濁太分是
非太明爲戒常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號
爲長者至于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于臧否吾服其
言

鹿谿生王沈欽人也從學陳瑩中黃魯直文字固不凡
與吾談經每嘆今時爲春秋者不探聖人之旨但計
數其後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會計書甲
子者若干書侵書戰者爲幾皆由漢二劉唐武平一

啓端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纂吾未曉迫問之則曰有一十三恆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備春秋之義隱而顯若至貴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崩大臣親王則曰暴卒或云暴疾卒以疾者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書不若後書前書猶庶幾至後書多紛競更易則益闕疏難取信矣

江漢字潮宗有宋史學惜乎張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常與吾論世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調度太史

公曰投機之會閒不容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機之會閒不容穉

王性之銓博洽士也常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尙才語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顧是語雖勿文甯不見當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得答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于其手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

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暨諸門
王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及政
和時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
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于是朝
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
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談信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閒供奉九重常爲
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
碧無際加江流瀕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

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
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
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然當時諸僭僞其國頗亦有人
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爲屋數椽而
已其山迴絕洞穴怪奇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
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甯初王丞相介甫旣當軸處中而神廟方赫然一切
委聽號令驟出但于人情有所離合于是故臣名士

往往力陳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後來者乃寢結其舌
矣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
教坊使丁仙現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
遇介甫法制適一行必因宴設于戲場中便作爲嘲
諢肆其誚難輒有爲人笑傳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
也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
匿諸王邸二王者神廟之愛弟也故一時諺語有臺
官不如伶官

熙甯閒東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爲人號

豬鬣關世謂鄆有豬鬣關猶此始繼有不肖者乃更
從而和之目又人號豬鬣關大使亦各有寮吏之目
呂升卿者形貌短劣談論好舉臂指畫奉使過東平
遂被目爲說法馬畱厥後相去將三十餘年王大粹
靜以給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爲香橙長圓者蓋謂不
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者魯公以元祐時
亦帥鄆到郡大會賓客把酒當廣坐謂之曰聞公號
豬鬣關凡人物皆有所雌黃某下車未幾然敢問其
目其人曰已得之矣眾皆爲雙公喜且迫而笑之則

學海類編卷之六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
目殆徧也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
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罔反歸舍方卸巾弛帶
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甯初建三衛府多大臣與勲戚子弟一日眾坐共談
西漢事有雋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于
是一時大傳爲口實然不至是此特王甫道案輕薄
造以爲笑案有逸才時爲三衛中郎後遭極刑

崇甯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夙戒嘗河鮑者
士人甚懼預語其家人吾聞河鮑有大毒中之必殺
人今州將鼎貴且厚意逆之必不可爲之奈何倘一
中是毒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
主人愧艱而謝客曰且力求河鮑不可得幸貫其責
願飲以盡歡坐客于是咸爲之竟醉士人者歸沈頓
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
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灌之焉輒復吐則又
灌不已舉室伺守天殆曉酒醒能語言始話不得河

學海類編
純則已無及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夫目之曰米顛
魯公深喜之嘗爲書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
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
至陳畱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子行閱魯公笑
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
魯公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竝被大臣知遇舉主
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薦者世遂
傳米老辨顛帖

頃一大府尹用吏能稱頗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坐同待
漏院舍忽語嶽曰夜來不寐偶思讀孟子一卷好話
張臺卿內相聞隨答曰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一座
爲哄

祖宗故事誕育王子公主每侈其慶則有浴兒包子竝
賚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果塗金果犀
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賜包子罷又逐後
命中使人齎密賜賚約頒諸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
賜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貯犀玉帶或珍珠瑰

寶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爲相因力丐罷去
密賜故事上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而再饋也與何
公適有皆召之美而何公傳每嘆近時錫賚薄少者魯
公頓報知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是時方粉飾太
平務復古禮制一日殿庭講事罷共歸都堂魯公復
向何公嘆行禮久頗厭疲勞何公傳于是忽起而報曰
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自受矣公爲之笑

豫章郡王孝參曹王之次子曹王甚賢神廟季弟也于
太上皇乃從兄弟且俊爽一時甚尊寵也號三大王

者政和閒始建春宮既事大體重乃命近戚奏告諸
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爲妙選行事官與之偕盡
館閣才士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塗而王
亦自矜持朝夕談對簡札閒獨喜用其字諸公爲快
快不樂且以其崇貴故不敢顯譏焉往返者多將及
國門于是爭前敘別始僉約得共報之曰某等其有
天幸獲侍大王其將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違履舄願
大王保其玉體益其令聞某等不勝其依戀凡數十
其字後歸莫不撫掌吾後數見宇文叔通虛中延康

猶尙稱快不已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
溫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廷因還
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
諸貴當塗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
目方自相謂也曰此唐鑑子也又溫常預貴人家會
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溫亦
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懽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
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壻也聞者

多絕倒

蔡內相文饒疑以殿魁驟進晚知杭州稍失志時宣和
閒錢塘經方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效張乖崖領成都
故事蔡判府有寡婦詣訟庭投牒而衣緋袴卽大書
曰紅袴白襠禮法相妨譬杖十七且守孤孀又有田
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縣歷中外一日爲畱
守南都時郡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燈爲火遇上元于
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
火簡至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吳考功巖夫勁正有氣槩吾畏友也吾取友必求諸巖夫而巖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閒出守洋州常以書付其甥周離亨者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亨卽陰發其舅書見有羣賢名字其一乃許景行遂密畀諸王丞相黼時當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旣得巖夫書爲奇貨藏之且經幾年時巖夫已代還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魯公者黼伺得之懼始發巖夫之書謂妄薦臺臣于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巖夫與景行遂皆免所居宮離

亨乃得拜符寶郎于是朝班小大咸擲揄之曰青鳥其後周青鳥之名竟載白簡則士大夫之樞機安得不慎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傳無一失昔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因自負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侍其父行後乃知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召還遇大風雨平地水幾二尺遂位極人臣何文縝丞相桌政和

初與計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實殿魁聖策所
問道也文縝抵闕下適得太上注道德經因日夜窮
治及試策目果問道而何殿魁果驗

李鬱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
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共徵鬼神事鎮官爲言乃者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
門姚氏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
婦又亡弟且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
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勿信也因

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
門吾弟縱喪偶甯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
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
夜所與言者乃亡婦耳兄瞠諤詢其故則曰喪婦期
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
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
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懼且怪而不敢以
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
又欲亡吾弟耳且弟旣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

聖澤類編
力以刀割之其人大呼而去及旦焉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汙蹤迄至于墓所則弟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不然鎮官卽于坐命左右索其獄牘來視之乃信嗚呼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誌者漢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後三十一年時當癸

亥夏四月會于郡齋李鬱林爲吾道之卽書以補後世聽訟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宮闕便謁見因僦居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旣入居之是夕有異人劉快活者謂魯公未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飲近三鼓矣中堂黑暗處輒格格有聲甚厲忽覩一猿猴類人長大緩緩而出于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倉卒故不大驚然劉但顧曰汝人勝他不過公亦大笑謂劉此豈非謂山魃者耶遂偕就枕矣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
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于魏
漢津先生宗堯始仕官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
王甯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人至四明則
放洋而去不一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眾爲痛之始
時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于相識故人家
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
不省遂爲宗堯苦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
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于魚鼈之腹

故人念我乎其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賞甲可歸之
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書畫
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一毫髮其故人大駭爲
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
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人
者得見宗堯懽喜竊笑獨異于常宗堯始疑而詢焉
方道其事始知爲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洛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常欲都之開
寶末年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零祀謝見

學海類編
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
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蠱或大
于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
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于
殿廡閒至晡時後天尙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
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
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
閉鮮血淋漓擁從甚盛徐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
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

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
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
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所見編
以示人洛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
頃常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
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于編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鬻一舊
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虺
四三出屋室閒呼僕廁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

敢措其手器之怒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篚而竟棄汴
 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浹旬日乃
 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于土地
 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卽是某所居矣蛇安
 得據以爲怪乎始猶冀鬼神有識而後悛革今不
 數日則怪益出是主神之不職爾且當受罰雖願仍
 其舊貫不可得矣回顧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
 中召匠手爲之改塑其神由是怪不復作
 斛秤詐欺陰理至重鬱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也善以

術籠人上下頗愛之于田井閒易駟僮事每以小量
 輕權貸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刻深
 非一日也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捉升斛
 諸誑具將入林野纔出城東門未數里卽雷雨驟興
 有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謝秀才震死矣屢葬則屢
 爲雷所發伺其肉潰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
 人味錐刀閒一不顧義理至鬼神所仇猶多不戒且
 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于是天子幸閩越隆祐太后

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
幾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謂曰
使虜一不可避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
南邁倉卒之際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遽入矣三人者
得如約共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
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
物且沓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耶胡
爲至哉語未已卽有黑衣數十人繼來共坐于堂命
左右邏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槌敲殺之積尸旁午向

暮盡死始去當是三人者伏據于梁惴惴然嚮脫一
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旣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俄
復望紅紗燈籠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
于堂卽多羣吏據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于此殆
不得脫矣則細卜視之但見人物可半頭面俱勿辨
乃知非人也凡默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
偶呼至一名羣吏爭報曰不是不是類如是凡有四
者三人者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曉則
四顧鳥雀不聞聲知虜已洗城而引遁矣卽于亂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來羣吏所謂不
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于宋高州高州得
于侯懋懋等皆顯官不宜妄云

柳州柳侯祠據羅池者不十許丈爾廟設甚嚴其神靈
退之前固載諸文辭矣自吾放嶺外舉訪諸柳人云
父老遞傳柳侯祠中夕輒聞鳴鑼伐鼓之聲亦時舉
絲竹之音廟門夜閉殆曉則或已開每以爲常近百
許年稍稍無此異矣又紹興乙丑歲有楊經幹者過
柳州因謁于祠則據其廡閒以棲賓客且笑語自若

及還館舍纔入屏後仆而卒

鐵城之小南街有龐室官舍龐死久年矣一日其家木
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其家怪之焚香拜禱又
不止乃投于井中一夕于井中又出遂令僕遠送之
然僕人者亦懼夜以楮錢纏木偶但潛置于稅務門
小石橋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行街上數十
百步翌日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于街眾
大駭爭相傳報聚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
手相接抱而雙俱行轉街復抵稅務入其中攔頭因

以繩繫于柱葉戎宰因下務見眾喧噪詢之爭白曰
木土地自行也葉戎曰豈有此理呼五百輩令二人
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在五
行有召當時趙守不易兇險生事人不奠居吾意謂
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己亥六月十有六日也吾
親見之至九月未許簽判逖死十月趙守殂而楊司
戶又死南流黃知縣丁憂而去歐陽巡捕朱推官皆
死次年六月葉戎又死此其驗矣

又辛酉四月二十九日沅州校於娛萊室

程